



孩奴

林琳 著

新妈上岗记

80后辣妈育儿手札，
你被“孩奴”了吗？





孩奴

林琳 著

新妈上岗记

80后辣妈育儿手札，
你被“孩奴”了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孩奴：新妈上岗记 / 林琳著. —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7
ISBN 978-7-5125-004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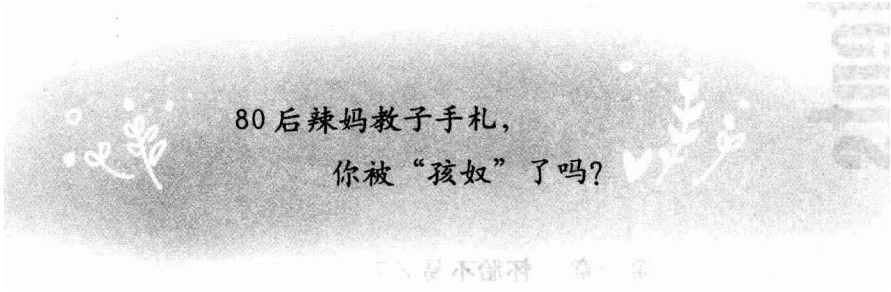
I. ①孩…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7899 号

孩奴：新妈上岗记

作 者 林 琳
责任编辑 李 璞
统筹监制 何亚娟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燕 兮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19 印张 3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045-7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80后辣妈教子手札，
你被“孩奴”了吗？

陈晨 著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怀胎不易 / 7

第二章 初为人母 / 61

第三章 新妈妈正式上岗 / 123

第四章 为了孩子，并肩打拼 / 191

目录 Contents

第五章 养儿方知父母恩 / 251

尾声 / 282

后记 / 285

花絮：家有大宝贝 / 287

第一章 怀胎不易

汪露露三十岁，结婚两年仍然没有孩子，不是怀不上，而是不想怀。这种在城市里不会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无端被婆婆提上了议事日程。从那天起，她和吕森平静而滋润的小生活彻底被颠覆和打乱了。

(1)

都说男人三十而立，可汪露露却是三十初为人母。自从成为母亲的那一刻起，孩子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牢牢地牵动着汪露露的心。直到这个时候汪露露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有温柔的一面，原来自己也会成熟起来。

其实这个孩子来得不算突然，除了汪露露为了挽回自己的过失以外，还受了一场胎梦的影响。所以说，要孩子其实并不难，关键是想不想要。

那时候汪露露和吕森结婚刚刚两年。

两年的时间里，两人除了工作时间以外，剩下的时间全部腻在一起。不对，客观地说，应该是二十四小时腻在一起。在网络聊天盛行的年代，网上谈情说爱早已不算什么。

很多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汪露露觉得，如果坟墓中的另一半和自己一样愿意深埋其中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而且是一种难得的幸福。绝大多数时间她都在想，如果婚后早早地要了孩子，她和吕森的感情能否还会像现在这样如蜜糖般甜蜜。

单位的姐妹们一个个早已成家立业，一个个又顺其自然地生了孩子。

别人成家的时候汪露露一点儿都不羡慕，因为她有吕森，可当别人有了孩子的时候，汪露露只能眼馋。要说真不想要，那是假的。汪露露何尝不想也生上一男半女，可就目前的生活条件来看，还真就满足不了这个简单的愿望。汪露露曾经和吕森谈过，如果结婚第三年两个人的事业仍然像现在这样不温不火地熬着，索性就造出一个小家伙，管他是男是女，这也叫完成一项人生大事。可造人也是需要计划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不过这个机会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何时能够出现，暂时还都是未知数。

不过，有时候运气要是来了，那真是拦都拦不住。

那天，汪露露正在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敲击着键盘，和吕森在网上疯狂地打情骂俏是工作时间必不可少的调味剂。突然间电话声响起，“开会，到四楼开会。”



本以为是正常谈稿的她，拎着采访本第一个冲了出去。

“今天的会议内容主要是宣布一下几位同志的工作变动情况。”领导倒是开门见山，“现在各个部门的版面需要重新分配，大家详细记录一下。”

“汪露露的娱乐版交给牛子健负责，从今天开始负责教育版……”听到这句话以后汪露露的脑子一片空白。在报社工作了四年，亲手做起来的专版突然无故被领导移交给他人接手，这世道上哪儿说理去。想当初在汪露露结婚前领导曾找她谈过，什么不希望她浪费了大好青春，像她这样既有发展又有才华的同志非常少见，不应该早早地被家庭套牢啊；什么如果婚后有了孩子，就更无前途可言啊。这种话全让领导说尽了。

汪露露看到顶头上司如此器重自己，如此苦口婆心地劝说自己，再加上她本身也想再多奋斗上几年，把买房子的钱、生孩子的钱，还有养孩子的钱挣得差不多了再说，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卖了个人情。哪成想，这人情送出去还不到两年呢，怎么说就变卦就变卦了呢。

计划乱了，一下就被打乱了。什么买房、买车、生娃娃，做梦去吧！

心烦意乱的汪露露会后带着怒气夹着本子红着脸冲进领导办公室找领导面谈。

“主任，您知道娱乐版是我一手创办的，目前势头正猛，明明是做得好好的怎么说换人就换人了？要是对我工作方面不满意，您大可以提啊。但突然调我去做教育版，简直让人接受不了。是我做得不够好，还是另有原因，您总得给我个说法吧，不然我心里不平衡。”汪露露话说得很冲，不过在理。

“露露，你是我们这里的业务骨干，这是有目共睹、不争的事实。不过这次的调动并非我一人就能做决定的。你也知道，我们在报社工作，都得听上面大领导的。这不集团给我们部门派来一个新的副主任，目前他要针对我们的报纸进行改版，想做出新的思想、新的味道、新的内涵。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其实新来的副主任对你是很欣赏的，教育版就是他提出的新设想。因为是新的版面，所以想让你来做，毕竟你经验比其他人要丰富得多。”领导放下手头的工作好言相劝。

“好，我可以试试，但不一定能做出娱乐版这样的成绩。”汪露露见领导都这样说了，也不好再继续争辩下去。

尽管不喜欢，但工作还要做下去。只要与经济挂钩，汪露露认了。大不了从头开始，一切再来呗。

教育版开始运作，起步阶段还算顺利。正当汪露露准备再次大展拳脚发挥特长的时候，突然发现脸上平添了红色小包，观察了一个月都没有下去的意思。本来就很在乎形象的汪露露对于这些小东西的出现，简直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们弄下去。

下班后，回到家的吕森见汪露露正举着小镜子愁眉苦脸，他马上心疼地抱着汪露露说：“宝贝别照了，我知道那些包是怎么冒出来的。你那是工作不顺心，生活压力大从而导致的内分泌失调，休息休息就好了。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要强太较真了，要不我给你治一治？”

汪露露以为老公是说正经的话题，也就相信了。哪知吕森毛手毛脚起来。

“别闹，一边儿去。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这里心烦得要命，你居然还敢胡思乱想。我都丑成这样了，难道你还有什么想法不成？”汪露露一把推开像牛皮糖般黏在自己身上的吕森，跳下沙发躲闪着。

“亲爱的，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想，哪个医生不做实验？哪个实验不需要用动物，我学的是兽医专业，这两者是相通的。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漂亮的。来嘛，我给你治治，给你治治就好了。”吕森也从沙发上跳下来，四处追赶着汪露露。

吕森学的兽医专业真的能治好汪露露脸上的小包吗？汪露露不信，其实连吕森自己都不信，他只是想换一种方式劝老婆放松心情。精神高度紧张总这么绷着，别说是脸上长包，说不定还能诱发抑郁症呢！他可不想让汪露露得这种怪病，何况汪露露原本就有点儿不正经的意思。

就这样，汪露露在吕森的穷追猛打下，老老实实地被他按倒在床上，乖乖就犯。

事后，吕森抱着像小花猫一样的汪露露劝道：“宝贝儿，累了就该休息。像你这样为工作拼命的女人还真是少见。反正有人帮你撑着，不如休休假，好好调整一翻，说不定脸上的小包在这个期间自然而然就下去了呢。”

汪露露觉得吕森说得对，就算不为了工作，也要为了脸上的小包，为了自己的内分泌付出点儿宝贵的时间。于是汪露露决定开始休年假。

在家休假的日子也不好过。汪露露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坐在沙发上举着食指拼命地往脸上涂药膏。那药膏是她花200多元从药店买来的。

都说贵的东西是物有所值，可汪露露发现无论涂了多少物有所值的东西，那

些恶毒的小包都没有要消失的迹象。她索性从茶几上拿起报纸翻阅起来。别看汪露露休了年假，可她仍然关注着娱乐新闻和娱乐版块，当看到自己曾经一手创办起来的版块变得面目全非时，她一气之下将报纸撕成碎片随手扔进垃圾桶里。“这些新来的记者写的是什么稿子？一个要点都抓不住，这要是我在……唉。”

汪露露觉得无能为力，有时候做顺手了的工作就像一手带大的孩子，一旦有一天将孩子交给别人抚养，怎么都觉得不放心，即便是人家用心去带了，可总会觉得没有自己亲手带的好。

正当汪露露冒火的时候，雷素仙适时地打来电话：“MY 露，干什么呢？小媳妇的居家生活过得不错吧？是不是很享受？要不要出来陪我 HAPPY 一下？”雷素仙在电话中疯狂地叫着。

“NO HAPPY, NO GOOD。”汪露露蜷缩在沙发上，用力地搓着脸上已经凝固的药膏，声音低沉地说着。

“宝贝儿，亲爱的出来吧，我正在伊势丹血拼呢。这里很多衣服都打折了，像你这么败家的媳妇如果不出来败一下，营业员都会觉得不爽。来嘛，来嘛。哎！这个找一件我能穿的。”就算不在现场，汪露露也能联想到对方夸张的动作和狰狞的面部表情。

“仙儿呀，你放过我吧，挣钱的版面都弄丢了，我没那个心思。如果我能像你一样找到一个那么体面、那么能干的金龟婿，也不至于为了这点儿蝇头小利在家窝火。”汪露露将捏在手中的胶状球体扔到摆放好的纸巾上，黑色的小圆球落在白纸上分外抢眼。

的确，雷素仙太好命了，找了个大款当老公也就罢了，居然在婚后没多久又生了孩子，索性辞职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太太。汪露露当时特别想不通，一个女人要是放弃了事业，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拜托，有点儿出息好不好。‘钱是外财，越花越来’这话你没听过吗？该败的时候一定要败，不然都枉费了你那‘败家媳妇’的美名。对了亲爱的，明天的 SPA 我不去做了，你还去吗？等一下，我进更衣室。”汪露露听到一阵窸窣声，立刻后悔没买一部 3 G 手机，像这种关键时刻如果能让对方展示一下，那该是一件多么养眼的事情啊。

通讯都这么发达了，自己怎么又落伍了？唉，现在只有浮想联翩的份儿了。

正在幻想中的汪露露突然发现一个重要问题，立刻从沙发中跃起。对了，这

个月大姨妈怎么没来！原本自己的经期是与雷素仙共同进退的，现在她不能做SPA了，难道是那个来了？

“仙儿，大姨妈到位了？”汪露露一只脚踩着拖鞋一只脚踏着凉凉的地板慌张张地问道。

“是呀。她没去你那儿串门吗？我这个都要告退了。”听声音好像是衣服套在头上捂住了嘴巴。

“天哪！”尽管有点儿心理准备，可汪露露还是扔掉电话，甩开鞋子光着脚冲向洗手间简单地洗了一把脸，然后套上衣服迅速冲出家门奔向药房。

(2)

偌大的药房中营业员的数量居然比顾客还多，汪露露的出现瞬间成为众人的焦点。

汪露露双手插在大衣兜里，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慢吞吞地走到一位中年营业员面前，低下头用接头暗号般的嗓音弱弱地问：“有验孕棒吗？”

别看中年营业员一直盯着汪露露向自己走来，可她还是没听清楚，“什么？”

“验孕棒。”汪露露依然低声重复着。

中年营业员又是一愣，随即热情似火地抻着脖子冲着站在一个阴暗角落里的年轻同行叫道：“小乐，有买验孕棒的。”然后随手一指，“姑娘你要的东西在那里。”

这年头怎么卖这种东西还能叫出这么大的声音？太难为情了。汪露露感觉脸上一热，她彻底分不清是包包引起的还是害羞引起的。如果有条地缝，她恨不得立刻钻进去躲起来。

羞答答的汪露露怀揣4个验孕棒回家，她彻底明白为什么每次让吕森去药店买避孕套的时候，吕森都是带着满脸的窘态回来向她诉苦。

“以后这东西由你来买吧，我实在是无法面对药店里那一双双火辣辣的眼睛。尤其当我走向柜台的时候，如果有块东西能挡住我的脸就好了。要是非要用的话，先弄清楚哪里有投币自取的，我宁肯打车到那儿取，也不想药店买。你说



药店里的营业员怎么都是女的呢？”吕森皱着眉头报怨着。

只要听到这些话，汪露露总是恶狠狠地顶撞回去：“你个大男人怎么这样啊，自己要用的东西自己不买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让老婆买。亏你想得出来！我什么时候让你帮我买过卫生巾？这样吧，公平起见，如果本夫人帮你买了避孕套，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考虑帮本夫人买卫生巾？大家你来我往，谁都不会亏欠谁的。”

吕森做梦都想不到汪露露能将避孕套和卫生巾这两样东西联系在一起，难怪一直以来自己总是被这个小丫头欺负，这小脑瓜子转得也忒快了。知道自己占不到便宜，吕森抢先回答：“算了，不用了。不用了还不行吗？我给你算一笔细账，你看，一小盒避孕套起码要30多元吧？买便宜的用着不舒服，贵的用完了扔了还不忍心。你说，发明套套的人怎么就没考虑到它的再利用价值呢。都说浪费就是犯罪，你说，我们是不是在浪费，我们是不是在犯罪？”说完这句话，他讨好地将汪露露搂在怀里，用力地抱了抱。

不得不承认，吕森这些话说得不无道理。工作这么多年，工资没涨，物价疯涨！房价疯涨！只要是生活必需品，没有一样不涨的。就凭吕森和汪露露两人每月挣的那点儿钱，别说是日常开销，就是看场电影都要权衡利弊。要不是汪家父母帮忙买了房子，小两口这辈子都别想换大房子住，现在日子过得紧一些，也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目标而奋斗。

买房、买车、生娃娃是汪露露的人生三大目标，目前仅仅完成一个，还不够。如果这次真的怀孕了，是不是要给吕森一个惊喜呢？毕竟又一个目标要提前实现了。

吕森回家前，汪露露已经将验孕棒藏在皮包的暗格内。她喜滋滋地自我安慰着：“明天，明早一定要试一下，别看过了四天，那也不一定是怀孕，以往大姨妈也有八天不来的时候，放心不会有事的。”这样想着，汪露露的心情也随之放松下来，她又坐在沙发上开始和那些顽固的小红疹做起了斗争。

背着笔记本电脑的吕森提着一袋苹果进了家门，见汪露露正拿着美容针对着小红疹子挑来挑去，急忙扔下手中的东西冲了过去一把抓住汪露露的手，“小姑娘，你真下得了手啊。还要不要脸了？”汪露露被吕森这么一抓，针头一偏险些刺入皮肤里。她扔掉手中的针生气地叫道：“我的天老爷啊，吓死人了！你想毁我容啊？我是想把上面脱下来的皮儿快点儿弄掉，为了要脸才这么做的，你怎么还帮倒忙啊。”

吕森松开手解开鞋带将鞋子甩向门口。

“和你说过多少次了，那些红疹子不能乱涂东西也不能乱用针挑。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要是感染了，后果有多严重你知道吗？除了要花钱买药，搞不好还要整容的。整容的开销更大了。就你这张脸，除了疹子以外，要整的地方也太多了。”说着说着吕森回头仔细看看汪露露，突然想笑，眼前的小丫头分明像只花脸猫嘛。

“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想整容！你看这哪像是脸啊？已经肿起来了，分明就是猪头嘛。看这鼻子、看这眼睛、看这嘴……”汪露露站起来，点起脚拱着嘴往吕森身上凑。

“去去去，真是猪头就好了，我还真能治呢。多省钱啊。吃点儿水果吧，猪头。”吕森顺势亲了一下汪露露，挽起袖子到厨房做饭去了。

望着吕森的背影汪露露想：“我真是好命，居然嫁了这么个多才多艺的老公。和不顺心的工作比较起来，这个生活啊、日子啊、婚姻啊，还真是好美好，好幸福！起个包包又算得了什么？大不了晚上再让他治一下好喽。”想到这里，汪露露嘿嘿地坏笑着。

吕森做饭的手艺真不错，一顿饭下来撑得汪露露有早早躺在床上睡觉的欲望。可有心事的人，岂能说睡就睡？夜里，汪露露失眠了。她不停地在床上翻来翻去，忽然觉得真出现问题了——晚饭吃得似乎太多了。

好不容易熬到凌晨3点，昏昏欲睡的汪露露觉得有些尿意，于是开始实行计划。她悄悄地从床上爬起，借着微弱的月亮从皮包的暗格中摸索出一枚验孕棒，蹑手蹑脚地走到洗手间做试验。当验孕棒在放入尿液的小盒中停留五分钟后，汪露露发现上面仅仅显示了一条淡淡的粉红色的横线，于是她安心地返回床上抱着睡熟的吕森也开始大睡特睡起来。

汪露露醒来的时候，吕森早已到了单位。餐桌上摆放着早已准备好的早餐。她用力地揉了揉眼睛，看了看表。天！居然接近十一点了。正当她准备跳下床到洗手间洗漱的时候，雷素仙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MY露，发生什么事情了？昨天话没说完怎么就挂断了？”雷素仙劈头盖脸上来就开始兴师问罪。

“大姐，我家姨妈还没来，不紧张才怪呢。”汪露露伸了个懒腰又钻进了暖暖



的被窝。

“真的？等我算算。MY露，你算了么？已经超出五天了。快验验吧。我是超过三天的时候就验出来了。”雷素仙在电话另一端焦急地催促着。

“神仙，我比你急。凌晨三点就验过了，除了一条红线以外什么都没有，放心，肯定没戏。”汪露露随手从床头抓起小镜子又照了起来。

“继续验！今天给我消息，要是不给我消息我和你没完。”不等汪露露回答，雷素仙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这个雷素仙，简直要把汪露露逼上绝路了。自打她怀孕那天开始，就一直劝说汪露露和她与时俱进不说，居然还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指腹为婚。

雷素仙的观点是，这年头什么事情都讲个竞争，不竞争就会落后。工作她是争不出什么名堂了，苦思冥想的结果就是早早生孩子，然后早早地再给孩子订个娃娃亲。这样她的下半辈子就无需奋斗，更无需为孩子的事情操心了。比、学、赶、帮、超的劲头在她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每当雷素仙和汪露露提起这个馊点子的时候，汪露露都会生气地拒绝：“凭什么你生的是儿子，我生的肯定就是女儿啊？即使我生的是女儿，凭什么就非得嫁你儿子啊？你儿子怎么就那么好啊？我怎么就看出来你儿子哪好呢？”

听了这些话，雷素仙总会不温不火地拍着汪露露的头解释给汪露露听：“小鬼，我家条件你不是不知道。谁家姑娘嫁了我儿子，保证一生享受，吃穿不愁。你知道吗？如果这事儿真成了，你姑娘等于少奋斗十多年呢。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好不好？像我儿子这种家境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你就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说得也对。雷素仙的老公那么有钱，家庭生活那么富裕，要是女儿真嫁给她儿子，未尝不是最好的选择。“呸、呸、呸，”想到这里汪露露晃着头呸了几声，“谁说肯定生姑娘？不信。”

一直以来，汪露露很想过上全职主妇的生活，可真当上全职主妇，汪露露又觉得接受不了。习惯忙碌的人真正停下来的时候，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会产生异样的变化。

汪露露一个人在家实在是闲得无聊，于是开始干起家务打发时间。不过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此时此刻，吕森那颗幼小的种子不知不觉中已经在汪露露的体内开始生根发芽。



(3)

要说房间大了真是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打扫卫生的话，那是绰有余的。可如果单凭个人的力量，想在一天之内完成还真需要具备一定的耐心和战斗力。汪露露和吕森曾经也想找个钟点工帮忙做家务，但听到对方报价的时候，立即打了退堂鼓。与其把大把的银子交给别人，不如吃点苦累一些自己干了。钱嘛，能不花尽量不花，省一点是一点嘛。

本着这个观点，汪露露跪在地板上阿信一般拼命地擦啊，捡啊，任何角落都不放过。

结婚时汪露露和吕森住在一套五十八平米的小套间里，可汪明才和葛承艳唯恐房价再涨，天天催着小两口赶快买房。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相中了一套，居住面积居然是一百二十平米。要说这房子真是位置好、地点好、采光好，几乎什么都好，就是价钱不好。小两口盘算了半天觉得单凭两人的力量，哪怕是砸锅卖铁都买不起。

可汪家父母不停地游说：“你们现在住着小房子觉得够用，那是因为只有两口子人，有一天有了孩子就会觉得不够用了。你们想想，有了孩子就不是多一口人的问题了，我们亲家过来带孩子住哪儿？怎么挤？趁着现在房价不高，不如抓紧时间抢上一套。钱不是问题，有我和你爸做后盾，担心什么？帮你们拿四十万，你们再贷十万，一点儿都不难。”

其实汪露露耳根子挺软的，她觉得父母说得有一定的道理。随后自己又打了几遍小算盘，她发现结婚这两年居然和吕森有十一万元的存款，于是下定决心拼了一把，买下这套房子，当上了房奴。

午后的阳光透过阳台的玻璃细细柔柔地照在汪露露的背上，尽管是深秋，仍然觉得暖暖的。

打扫了三个小时房间的汪露露觉得累了，累得简直都要背过气了。“要是雇个钟点工就好了。”她决定休息一会儿，可就在站起来的一刹那，腰部有刺痛感。尽管不相信这就是怀孕的征兆，但她还是决定给雷素仙打电话咨询一下。“仙儿，

